

《你好，灯塔》的多模态互文性研究

—— 认知文体学视角

雷 茜 周玉艳

【摘要】绘本是一类独特的文学语篇，它不仅是文字、图像、字体、布局和色彩等多种模态共同建构意义的结果，也是互文的产物。因此，绘本的产生和理解既离不开其多模态文体特征的建构，也离不开对其他文本的借鉴和改造。本文将《你好，灯塔》的多模态文体特征分析与互文性分析相结合，基于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探讨绘本主题意义的解读过程。

【关键词】《你好，灯塔》；多模态文体特征；互文性；认知文体学

0 引 言

《你好，灯塔》是美国绘本作家索菲·布莱克尔（Sophie Blackall）2019年凯迪莱克金奖作品。绘本选题巧妙、形式多样、内容丰富，吸引了包括儿童和成人在内的大量读者。目前，对这部绘本的研究主要从主题意义解读（蔡朝阳，2019；陈园，2019）和多模态文体特征（史琪，2020；孙梦晨，2021）两个角度展开，还没有互文性角度对绘本意义的生成和解读的研究，更没有从多模态特征与互文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多模态语篇文体分析综合理论模型的建构及其应用研究”（2019K019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雷茜，女，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文体学和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
周玉艳，女，西安外国语大学英文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多模态文体学研究。

结合视角的研究。众所周知，文学作品的意义生成和理解都离不开与其他文本之间的多重关联。作为图像、文字、字体、布局和色彩等形式共同参与意义建构的一种文学体裁（Gibbons, 2012: 1），绘本意义的产生也离不开多模态互文。本文以多模态文体特征和互文性为切入点，借用概念整合理论探索绘本意义解读的认知机制，为绘本的认知研究提供新视角。

1 多模态文体研究

南丹麦大学的诺加德（N. Norgaard）教授是首个对文学作品多模态文体特征展开研究的学者。她认为多模态文体学是文体学理论和符号学理论的联姻（Norgaard, 2011）。多模态文体学主要研究文学语篇和非文学语篇意义建构过程中语言模态和非语言模态前景化特征（雷茜, 2018: 36）。目前的多模态文体学有功能和认知两大研究方向，其中多模态功能文体学主要探讨多模态文体分析的理论建构（张德禄、穆志刚, 2012）和不同模态在实现语篇三大功能中的作用（王红阳, 2007; 雷茜, 2015）。张德禄、穆志刚（2012）以功能文体学理论为基础，建了一个功能、语境、模态间关系、前景化特征和意义整合为核心、以突出特征和前景化特征分析为路径的多模态功能文体分析框架，并在一则漫画的多模态文体分析中检验了框架指导文体分析的有效性。基于这一理论框架，学者们以现有的模态语法（Haliday, 1995; Kress & van Leeuwen, 1996, 2006; van Leeuwen, 2002）和模态间表现关系理论（张德禄, 2009）为工具，研究小说和绘本的多模态文体特征（雷茜, 2015; 史琪, 2020）。多模态认知文体学以概念隐喻理论、概念整合理论、文本世界理论等为基础，研究广告和电影语篇的认知（Forceville, 1996, 2002, 2006）和多模态文体学作品的主题解读（Gibbons, 2012）。雷茜（2017）以图式理论和概念隐喻理论为出发点，解读了多模态小说《女性世界》中复杂人物的认知过程。但是，以上研究并不涉及绘本多模态文体特征的认知研究。

2 互文性研究

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概念是法国符号学家克里斯蒂娃（Kristeva）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受巴赫金（Bakhtin）对话理论的启发，克里斯蒂娃认为“所有文本都是由无数引语拼凑而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在前语篇吸收和改造”（Kristeva, 1986: 37）。费尔克拉夫（Fairclough, 1992）将互文性分为显著互文性（manifest intertextuality）和构成互文性（constitutive intertextuality）。前者指语篇中标明的与其他语篇的互文关系，后者指语篇中不同体裁、话语和风格之间的互文关系。辛斌（2000）把互文性分为具体互文性（specific intertextuality）和体裁互文性（generic intertextuality）。具体互文性不仅囊括了Fairclough的显著互文性，而且包括不加标明而引用他人话语产生的互文性；体裁互文性指一个语篇中不同风格（style）、语域（register）或体裁（genre）的混合交融，也可以看作来自不同群体的声音之间的相互作用（同上：15）。何伟、郭笑甜（2020：42）把互文性分为指涉文化语境的篇际互文和指涉情景语境的语篇内互文。在多模态语篇的互文性研究中，侯建波（2016：175）提出冲突型互文、概括型互文、互构型互文和延伸型互文四个类型。在以上的互文性类型区分中，体裁互文更多地关注不同体裁、话语和风格之间互文的语言表征而忽视了文本间的语境因素；多模态语篇互文主要研究语篇内模态间的互文，缺乏对语篇外的模态互文的研究。对语境依赖性强的多模态语篇意义建构需要不同模态协同参与，需要重视语境的互文意义，因此，冲突型、概括型、互构型和延伸型互文是本文进行多模态互文分析的理论框架，语篇内互文和篇际互文在考虑语境时也是本文分析的重要工具。

互文性的应用研究主要有三类路径：一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语境、语域理论和互文性结合（张春燕，2015；侯建波，2019）；二是利用认知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阐释互文根源（黄婉冬，2012；高原，2010；张立新，2017）；三是互文性在具体语篇解读中的研究（王莹、辛斌，2016；陈贵才、原一川，2019）。此外，互文性的研

究对象包括诗词、广告、新闻漫画、网络视频、杂志封面、汽车标语（李勇忠、陈慧珍，2014）和企业微博（徐燕、冯德正，2020）等。尽管，以上研究对象涵盖面很广，但是还没有对绘本互文性的研究。Van Heerden（2009）认为互文意义的建构依赖百科知识和对前文本的体验经验（转引自 Stella Bullo 2017：3-4）。互文性参与文本的意义建构，并且需要读者的文化背景知识为理解现文本作桥梁，由此读者解构文本意图过程中介入的互文性本质上是认知思维的过程。绘本是儿童喜闻乐见的读物，因此研究绘本的认知机制对培育儿童感知世界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然而，现有的绘本文体研究主要是基于功能文体学理论的多模态特征分析（史琪，2020；孙梦晨，2021），少有研究关注绘本文体特征与互文性的关系及其认知。本研究将从多模态文体特征和互文性入手，考察绘本意义建构和解读中的多模态互文机制。

3 《你好，灯塔》的多模态文体特征

《你好，灯塔》讲述了守塔人一家在灯塔中的平凡生活，包括刚到灯塔每日料理灯塔内事务、接来新婚妻子一同登塔、援救三位遇难水手并迎接新生命、被告知自动化装置将取代人力和守塔人一家搬离灯塔等情节。

基于系统功能语法（Halliday，2004）、视觉语法（Kress & Van Leeuwen，1996，2006）、字体语法（Van Leeuwen，2005b/2006）、颜色语法（Kress & Van Leeuwen，2002）和模态间关系理论（张德禄，2009），笔者首先分析了与绘本概念意义建构相关的前景化文体特征。

3.1 《你好，灯塔》的语言模态文体特征

对绘本语言模态及物性过程的统计显示，全书有93个物质过程、32个言语过程，7个行为过程、4个关系过程、2个心理过程和1个存在过程。书中大量的物质过程和灯塔需要人日夜不停地守护形成语境照应，前景化动词“tend”“polish”“trim”“refill”“give”“write”

“pull”“help”等表现了守塔人繁忙的工作、守塔人夫妇救助三位遇难水手的过程、妻子替换丈夫日夜操劳（不仅照顾丈夫还要料理灯塔）的过程，动词“run”“tend”“walk”“write”的使用表明了守塔人妻子为丈夫的事业所做的牺牲；守塔人一家被告知自动化灯塔将要代替人力灯塔时，重复出现的动词“polish”“tend”“write”表明守塔人默默坚守，站好最后一班岗的精神风貌。绘本封面的标题“Hello, Lighthouse”和文中反复出现的问候“...Hello, Lighthouse”首尾呼应，频繁出现，构成失衡突出，使得灯塔被前景化。32个言语过程都是反复出现的“...Hello, Lighthouse!”。言语动词“Hello”并无具体的动作发出者，“Lighthouse”是言语目标，这和茫茫大海、人来人往的语境一致，表明经过灯塔的航海人员和船只是不计其数的，找不到具体的动作发出者，灯塔为无数人指明方向，更加衬托了灯塔的前景化。反应过程中的“look”“sneeze”“sit”是守塔人视察灯塔、守塔人生病和妻子照顾生病的守塔人时的行为，与海上恶劣的天气和环境照应，突出守塔人夫妇为守护灯塔的奉献精神。

3.2 《你好，灯塔》的非语言模态文体特征

绘本中的非语言模态包括图像、字体、布局和色彩。通过人工标注发现绘本图像有61个行动过程、14个反应过程、3个象征过程和1个分析过程。其中，行动过程和反应过程是突出过程，结合守塔人的工作环境，构成前景化叙事过程，表明图像中守塔人依旧处于忙碌的工作中，救助水手时大量的动作过程还表明守塔人的勇敢和无私。这和故事语境契合，动作过程使得守塔人前景化，为读者呈现出繁忙的奉献者形象。反应过程主要出现在守塔人视察灯塔、妻子坐在生病的丈夫旁、妻子凝视丈夫、丈夫看着新生儿、守塔人一家注视灯塔、守塔人注视孩子等语境中，表明守塔人一家在灯塔中的点滴琐碎生活细节，联系情景语境守塔人夫妇的现实生活在灯塔中被前景化。少量的概念表征都用来凸显灯塔的核心地位，封面的灯塔是对灯塔象征性的第一次表现，故事开头和结尾分别是同样的图像，灯塔孤零零地屹立在海面上，强调了灯塔的孤独，封面首

尾 3 次强化灯塔的重要地位。就字体模态而言,斜体的“*Lighthouse*”在绘本中出现了 2 次,构成失衡突出的字体特征。其中,“Hello, *Lighthouse!*”和“Good-bye, *Lighthouse!*”分别表现了守塔人初次登塔的愉悦欢快和守塔人一家同灯塔告别时的留恋,其轻盈的斜体外形,强化字体的前景化特征,给人愉悦的阅读感受。绘本结尾的“*Hello?*”斜体加问号暗含了灯塔对守塔人一家搬离灯塔后的问候和怀念。此外,“HELLO!”一词有 3 次大写,它们并没有与“*Lighthouse*”一同出现,而是单独使用,也构成主图字体特征,大写的“HELLO!”成为前景化字体特征,凸显了灯塔对海上航行人员的指引作用。就布局模态而言,首先,“Hello, *Lighthouse*”在狂风吹拂时字体随风飘扬和守塔人妻子照顾生病的丈夫时,“*everywhere*”字母分离、“*up*”“*down*”一上一下的排版都是突出的布局特征。将字母排列成物体的形状,产生与语言模态所指吻合的效果。由此,两个前景化布局特征能渲染环境、增强妻子忙碌的动态感和即时感。此外,绘本 10 次使用圆形图像定框,构成另一个重要的布局突出特征。它们分别出现在守塔人登塔、夫妻团聚、迎来新生儿等重要语境中,表明守塔人一家在灯塔内的幸福圆满生活,表明了灯塔的包容性,构成绘本前景化布局特征,凸显绘本追求圆满幸福的美好生活的主题。色彩模态中红色、黄色和绿色频繁使用,构成失衡突出,表征灯塔塔顶和塔门、灯塔的光芒和小孩的衣服以及孩子出生时的祥瑞征兆与语境联系密切,构成色彩的前景化特征,表明了灯塔指引方向、美好希望、传承精神和生命活力等主题意义。

3.3 《你好,灯塔》的模态间关系文体特征

Bateman 认为图文关系的确立与话语类别相关,语类是决定图文关系的关键因素(转引自汪燕华,2010:74)。图像是先于语言出现的最直接、最简单的人类感知方式(同上),也是更容易吸引儿童注意力的模态。绘本《你好,灯塔》的图像主体是灯塔,守塔人是灯塔活动的参与者,环境成分仍以灯塔为主,分析图文模态发现,绘本中有 6 次图文互补强化关系、3 次图文互补扩充,10 次非互补

交叠和 2 次非互补语境交互。在以上图文互补强化关系中，图像模态是主模态，语言模态为图像模态服务，强化守塔人工作的繁重机械，补充了守塔人被告知离开灯塔的信息。红色的灯塔门、黄色的光线、小孩手中的黄色马灯和挂着的黄色衣服都与文字模态形成互补扩充关系，不仅表达了温暖和友爱的字面意义，还将灯塔给航行船只的帮助、带给航海人的希望以及守护精神的传承等主题蕴含在这些色彩背后。灯塔发出的光芒、冰雪覆盖的海面、游走的鲸鱼、妻子繁忙的场景、守塔人怀抱新生儿与文字模态形成非互补交叠关系，一方面表现了海上四季的变换，另一方面还反衬出守塔人夫妇的坚守。最后，迷雾中灯塔不停地发出的“Clang”声响、字体模态的圆形布局都与字体模态形成语境交互，共同表达灯塔在暴风雨中的坚守和守塔人三口之家的喜悦和圆满。

4 《你好，灯塔》的互文性分析

尽管《你好，灯塔》是绘本，但它与文学文本的互文关系和其他文学体裁一样丰富。下面是对这部绘本和三部与灯塔有关文学作品的内容互文分析。

4.1 与绘本《灯塔守护者》的冲突互文

绘本《灯塔守护者》(*The Lighthouse Keeper*, 2019) 是新西兰著名儿童文学家朗达·阿米塔奇 (Ronda Armitage) 创作、大卫·阿米塔奇 (David Armitage) 作插画的系列儿童绘本，讲述了故事主人公格瑞林夫妇守护灯塔的场景。格瑞林先生非常热爱自己的灯塔守护工作，他对生活的热爱和乐观态度让灯塔上平淡乏味的日子丰富多彩，夫妇两人同贪吃的海鸥、搁浅的鲸鱼等斗智斗勇，生活幸福而有趣。同样，绘本《你好，灯塔》同样讲述了灯塔守护人和妻子平淡充实的灯塔守护生活。在故事的内容上，《你好，灯塔》与《灯塔守护者》是完全同质的，两者坚守本职工作的守正精神如出一辙，然而前者欢快愉悦，后者单调乏味，两者在内容上形成冲突型互文。

这种内容基调的不同形成一种反衬，能引发读者对灯塔守护人生活的阅读兴趣。因此，对《灯塔守护人》故事情节的知识积累能够为《你好，灯塔》的理解做出铺垫和回应。

4.2 与小说《到灯塔去》的互构

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的《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 2011）讲述了拉姆齐先生一家在海边度假的故事。小说由“窗”“岁月流逝”和“灯塔”三部分构成，在第一部分“窗”中，拉姆齐太太和儿子詹姆士在窗口眺望着远处的灯塔，并承诺儿子如果明天天气好的话，带着他去灯塔。然而，事与愿违，第二天天气骤变，他们一家并未成行。小说第三部分“灯塔”讲述了男主人公齐拉姆先生在数年后和一双儿女到灯塔去的过程。虽然，小说大量篇幅围绕灯塔展开，但是读者并没有真正登上灯塔，也不知道灯塔里面是何光景。主人公因去灯塔去的心愿未了而对灯塔念念不忘，小说的描写最终还是没有涉及灯塔内部的生活。相比之下，绘本《你好，灯塔》中的故事情节完全围绕守塔人实际的生活事实，守塔人独自一人登上灯塔，感受到料理灯塔内事务的无聊和情感上的孤独，随后接来陆地上的妻子，与之团聚。因此，绘本《你好，灯塔》完成了小说《到灯塔去》的心理意象填补，放大镜式的绘本图像跨越体裁帮助齐拉姆一家实现了到灯塔去的愿望，因此，两者在内容上是互构的。

4.3 和电影《海王》的延伸互文

电影《海王》（*Aquaman*）是美国华纳兄弟影片公司 2018 年出品的动作奇幻片，故事从海底世界亚特兰蒂斯王国的女王亚特兰娜和大陆世界海岸某处一个灯塔守人的爱情故事开始，讲述了这对恋人所生儿子亚瑟的故事。亚瑟具有海陆两栖属性，面对海陆的存亡时刻，他勇敢担负起保护陆地的使命，与同母异父的弟弟相抗争，在海陆大战时夺回统治海洋的武器三叉戟，成为海王，保卫海陆平衡（丁卫真，2020）。尽管，电影《海王》的情节围绕亚瑟展开，对

发生在灯塔上的爱情故事轻描淡写，读者依然对主人公亚瑟父母在灯塔的相遇和相爱充满了好奇和想象。因此，电影中的神奇爱情满足了读者对远方灯塔的诗意思象。然而，绘本《你好，灯塔》讲述的是发生在灯塔中的平淡现实生活，是守塔人和妻子相濡以沫的真实生活。因此，电影《海王》是有关《你好，灯塔》现实描写在想象领域的补充，二者构成延伸型互文。

5 《你好，灯塔》的多模态互文性分析

当单一文字模态不能很好地实现其语用交际功能时，就需要整合其他模态，丰富信息传递渠道，则形成了多模态互文（武建国、刘艾静，2020）。绘本不仅是多种模态共同建构意义的语篇，也含有丰富的互文信息。下面从标题、语言和图像等方面探讨绘本《你好，灯塔》的多模态互文特征。

5.1 标题的多模态互文

标题素有“题眼”之称，能向读者传达故事的主旨。《你好，灯塔》的标题互文包括语篇内互文和篇际互文。语篇内互文首先表现为标题文字与封面非语言模态间的互文。封面标题“HELLO, LIGHTHOUSE”与同属封面的图像灯塔照应互文，达到强化故事主旨的目的。同时，标题“HELLO, LIGHTHOUSE”与正文反复出现的“Hello, Lighthouse”形成概括型互文。在文中“Hello, Lighthouse”是语言过程。尽管没有固定的发话人，但是言语内容是向灯塔表达问候和致以敬意。因此，标题的问候和文中的问候能通过复现达到唤起敬意和深化主题的目的。与此同时，围绕灯塔的环形布局和亮黄色灯光，与绘本故事的圆满主题和希望寓意形成隐性篇内互文，很好地透露了故事的主要参与对象和主题。除了语篇内部的多模态互文外，《你好，灯塔》的篇际多模态互文性也很明显。篇际互文性容纳了超越文本的体裁、风格和语域等特征。首先，标题“Hello, Lighthouse”与小说《到灯塔去》的标题“To the Lighthouse”形成

文内图像互文性主要体现在文内图像模态之间，图像与文字、字体和布局之间的相互关联。从图像模态的角度出发，封面的灯塔、海浪与灯光同文中的灯塔、海浪和灯光呼应，直观展示了守塔人料理灯塔内事务，如擦拭望远镜（He polishes the lens）、记录灯塔日志（He writes in the logbook）等的生活细节，与文字对故事的讲述呼应，共同帮助读者理解绘本的主旨。当守塔人一家在临行前同灯塔告别时，“Hello?”一反常态使用斜体，与后面的问号表达了守塔人一家对守塔时光的怀念和不舍。最后，绘本的图像与布局模态的互文尤其明显。在绘本中，当海面乌云漫卷、海浪拍岸时，文字模态呈现随风飘散的无序状态，活灵活现地呈现了海上的景象，是图像和文字的照应互文。图像中共出现了10次原形排版和3次半圆形排版。刚到灯塔上，守塔人每日机械的工作让守塔人只能对着妻子的相片睹物思人，靠着信件和妻子交流，这时半圆形的定框和守塔人孤身一人的状态形成语境互文。而当守塔人与妻子汇合后，出现在不同情景中的圆形排版定框和图像，表明守塔人一家在灯塔内的圆满生活，灯塔为守塔人一家提供了生活空间，灯塔反哺守塔人的辛苦付出，同样体现了语境互文。

5.3 色彩互文

绘本中的色彩互文主要表现在红色、黄色和绿色与图像的情景语境互文。色彩模态文体特征分析显示，红色、黄色和绿色是绘本的前景化特征。首先，灯塔的塔顶和灯塔门都是醒目的红色，其功能是便于来往船只辨识灯塔位置，为海上航行者指引方向。当守塔人一家告别灯塔、搬入新家后，图像中守塔人新家的门也是红色，位于图像的右边且尺寸较大，守塔人家门的红色和灯塔的红色构成语境互文，表达怀念和守候的概念意义。此外，守塔人小孩手中提的马灯和墙上的小外套都是黄色，与灯塔发出的黄色光线形成色彩互文，表达传递希望和责任的主题意义。最后，守塔人妻子分娩时天空出现形似祥云的绿色彩带，同灯塔内绿色墙纸、极光互文，新生命通过极光颜色表征，共同表达生命的活力与希望。

6 多模态互文与《你好，灯塔》概念意义的多元整合

心理空间理论和整合理论为语篇意义的理解提供了模型，下面从《你好，灯塔》的多模态文体特征和互文性相结合，讨论绘本意义的多元整合。

6.1 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

心理空间（1994：13）指人们在交谈和思考时为了达到局部理解和行动目的临时储存于工作记忆的概念集合（conceptual packet）。基于心理空间建构过程需要空间内各个要素之间互动关联这一理论基础，Fauconnier（1997）提出概念整合理论，该理论旨在揭示自然语言中的意义实时（on-line）建构及连接各个心理空间的映射过程（王文斌、毛智慧，2011：IV）。概念整合理论是一个“四空间”交互的认知模型，包括两个输入空间（input space），由两个输入空间映射而成的类属空间（generic space），最后形成的整合空间（blending space），该理论一方面揭示了跨空间的语义映射，另一方面呈现语义生成的动态机制，对来自不同空间的语境语义特征的整合，尤其是多模态意义建构的认知过程有着天然的优势。

6.2 《你好，灯塔》的多模态意义

《你好，灯塔》是一部由图像、文字、字体、布局和色彩共同建构意义的语篇。文字模态描述了守塔人在灯塔内繁忙地工作、对海上同胞的热心帮助，强化了夫妻二人的履职尽责。图像模态贯穿始终，封面的灯塔与正文反复出现的灯塔图像，表征灯塔的核心地位；故事中人力灯塔被自动灯塔取代，灯塔守护人离开岗位，预示着社会发展带给人类的创新。图像中手提马灯的小孩和温暖的黄色相照应，喻指守塔人默默奉献精神的延续；灯塔黄色灯光直射远方，暗含对未来的无限希望。到最后，绘本中美丽丰富的图像、变换的字体、圆形和随风飘动的文字布局、蓝色海水和黄色灯光，与文字模态相互强化和相互补充，在向读者传达深刻故事内涵的同时，也给读者带来了美好的视觉享受。

6.3 《你好，灯塔》的互文意义

在图文并置的话语中，图像和文字并非各自独立，而是在争执、对话、延异的过程中产生的（汪燕华，2010：74）。《你好，灯塔》与多重文本在内容上互文和不同模态在语篇内外的互文丰富了绘本的内涵。首先，在内容上，《你好，灯塔》中守塔人和妻子的琐碎生活细节与小说绘本《灯塔守护人》的守塔生活在内容上的冲突互文，成功向读者展现守塔人兢兢业业的守正精神；《你好，灯塔》与小说《到灯塔去》和电影《海王》在内容上的互构型互文和延伸型互文，预设出人们对灯塔的期待向往。其次，在多模态互文方面，封面标题、封面图像和正文文字的失衡突出构成的概括型互文，凸显了灯塔的坚固永恒；守塔人新家红色的大门与灯塔的红色，守塔人小孩手中提的黄色马灯和墙上的小外套与灯塔发出的黄色光线都是图像与色彩的互构，共同表达了传递责任的主题意义；绘本文字随风飘散的无序状态、守塔人与妻子汇合时文字和图像的圆形布局都是图像和布局的互构，描绘了美丽的环境和温馨的场面，也凸显了绘本的审美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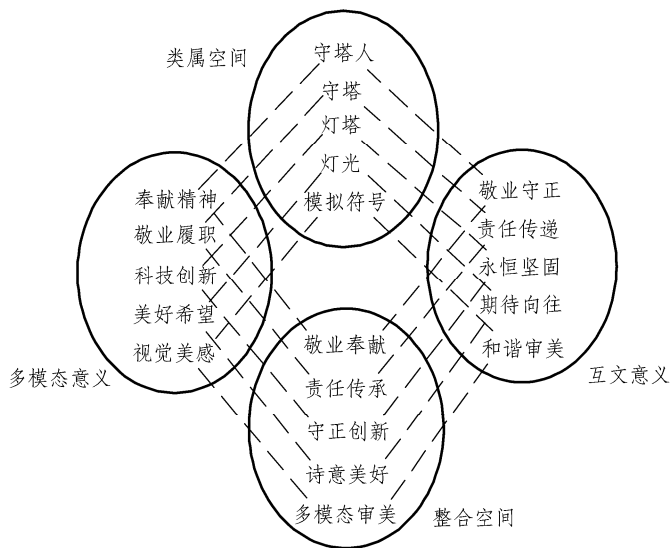


图 4

6.4 基于心理空间理论的概念整合

根据概念整合理论，类属空间中的概念向两个输入空间映射，来自不同输入空间的概念在类属空间映射下整合成新的空间，产生新义。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绘本的多模态意义和互文意义是两个不同输入空间，类属空间中的守塔人、守塔、灯塔、灯光、模态符号等元素分别映射到多模态意义空间和互文意义空间，使绘本的多层主题意义得以实现。首先，多模态意义表达了守塔人奉献精神，与互文意义表达的是守塔人的敬业精神在整合空间形成了守塔人敬业奉献的精神风貌，这是绘本传达的第一层意义。此外，守塔在多模态意义空间展现出的敬业履职与在互文空间表达的责任传承在新的整合空间表达了责任传承的绘本主题。昔日要人工看守的灯塔被自动灯塔取代，灯塔在多模态意义空间是科技创新的对象，而互文分析显示灯塔是坚固永恒的代表，二者在新的整合空间表达了守正创新的绘本主题。同时，灯光在多模态空间表达的意义是对美好未来希望，互文表达的意义是期待和向往，二者在整合空间中得到的意义是灯光代表诗意美好。最后，多模态符号在多模态空间的意义是视觉美，在互文意义空间的意义是趣味性与和谐性，二者在新的整合空间指向绘本带来的视觉享受，很好地阐释了绘本文学的多模态审美主题。综上所述，绘本《你好，灯塔》的多模态意义和互文意义在心理空间的多元整合成功建构了敬业奉献、责任传承、守正创新、美好希望、视觉享受的多层主题，为绘本理解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深度。

7 结 语

多模态文体特征是绘本的自然属性，语言和非语言模态的协同作用能够借助多种感官辅助意义建构和理解，而互文性也是绘本作为文学作品的重要特征，能更好地阐释绘本的生成过程。本文对这部优秀绘本的多模态互文性的认知研究不仅加深了读者对绘本的多模态文体特征和互文性质的认识，揭示了绘本的多重主题，而且为

绘本认知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但是，本研究仅是多模态互文性认知机制的个案探索，建立绘本语料库和研究不同体裁语篇的互文认知机制可以加强互文性在多模态语篇中认知解读的说服力。

参考文献

- [1] S BLACKALL. Hello, Lighthouse. Orchard Books, 2019.
- [2] S BULLO. Investigating Intertextuality and Interdiscursivity in Evaluation: The Case of Conceptual Blending. *Language and Cognition*, 2017, 1-19.
- [3] N FAIRCLOUGH. *Discourse and Social Chang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92.
- [4] G FAUCCONNIER.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5] G FAUCCONNIER.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1994.
- [6] C FORCEVILLE. Non-verbal and Multimodal Metaphor in a Cognitive Framework: Agendas for Research //G. Kristiansen, M. Achard, R. Driven, & I. de Mendoza. (Eds.), *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Application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2006: 379-402.
- [7] C FORCEVILLE. *Pictorial Metaphor in Advertising*.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1996.
- [8] C FORCEVILLE. The Conspiracy in the Comfort of Strangers: Narration in The Novel and the Film.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2002, 11 (2): 119-135.
- [9] A GIBBONS. *Multimodality, Cognition and Experimental Literature*. London/New York: Routledge, 2012.
- [10] M A K HALLIDAY.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

- (2nd). London: Edward Arnold, 1994.
- [11] G KRESS, T VAN LEEUWEN. Colour as a Semiotic Mode: Notes for a Grammar of Color.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2, 1 (3): 343-368.
- [12] G KRESS, T VAN LEEUWEN. *Reading Images: The Grammar of Visual Design*. London: Routledge, 1996/2006.
- [13] J KRISTEVA. Word, Dialogue and Novel, *The Kristeva Reader*.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86: 36-37.
- [14] N NORGAARD. Multimodal Stylistics: The Happy Marriage of Stylistics and Semiotics //S. C. Hamel (ed.). *Semiotic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New York: Nova Science, 2011: 255-260.
- [15] T VAN LEEUWEN. Towards a Semiotics of Typography. *Design Journal & Document Design*, 2006, 14 (2): 139-155.
- [16] T VAN LEEUWEN. Typographic Meaning. *Visual Communication*, 2005b, 4 (2): 137-143.
- [17] 蔡朝阳. 《你好, 灯塔》: 一本孤独、守望与勇气之书 [EB/OL]. [2019-06-14]. [2021-04-06]. https://mp.weixin.qq.com/s/Wk9pn-Q_s_baaBrF34APwQ.
- [18] 陈贵才, 原一川. 劳伦斯诗歌中的再生隐喻与英国诗歌死亡叙事传统的互文性. *重庆交通大学学报*, 2019 (3): 102-107.
- [19] 陈园. 一座灯塔, 一个守护人——评《你好, 灯塔》[EB/OL]. [2019-09-19]. [2021-04-06]. https://mp.weixin.qq.com/s/Bh__qA0uYty2l61oSGLigg.
- [20] 丁卫真.《海王》景观电影的新神话建构. *电影文学*, 2020 (5): 149-151.
- [21] 弗吉尼亚·伍尔夫.《到灯塔去》. 翟世镜,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 [22] 高原. 用概念整合理论分析诗歌的互文性——以李清照词《临江仙》为例.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学报*, 2010 (1): 72-74+87.
- [23] 何伟、郭笑甜. 语言系统的复杂性和语篇功能的体现方式. 当

- 代修辞学，2020（1）：39-47.
- [24] 侯建波. 电视公益广告的多模态互文研究.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4）：175-178.
- [25] 侯建波. 网页新闻漫画的多模态互文功能研究——以凤凰网“大鱼漫画”为例. 外语教学，2019（4）：39-43.
- [26] 黄婉冬. 从概念整合角度看诗歌的互文性——以李白的两首送别诗为例. 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12（1）：61-63.
- [27] 朗达·阿米尔奇（文），大卫·阿米塔奇文（图）.《灯塔守护人》. 孙淇，译. 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
- [28] 雷茜，张德禄. 格林海姆·洛雷拼贴小说《女性世界》两版封面的多模态文体对比研究. 当代外语研究，2015（9）：20-25.
- [29] 雷茜. 多模态功能文体学理论建构中的几个重要问题探讨. 外语教学，2018（2）：36-41.
- [30] 雷茜. 格林海姆·洛雷拼贴小说《女性世界》人物认知研究——多模态认知文体学视角.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7（6）：57-68.
- [31] 李勇忠、陈慧珍. 多模态视下视阈下互话性“越界”——以汽车尾部标语为例. 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4（6）：76-80.
- [32] 史琪. 儿童绘本《你好，灯塔》的多模态功能文体特征研究[D]. 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20.
- [33] 孙梦晨. 索菲·布莱科尔绘本多模态文体特征研究[D]. 西安：西安外国语大学，2021.
- [34] 汪燕华. 多模态话语中的图文关系. 外国语文，2010（5）：73-75+121.
- [35] 王红阳. 卡明斯诗歌“1（a）”的多模态功能解读. 外语教学，2007（5）：22-26.
- [36] 王文斌、毛智慧. 心理空间理论和概念合成理论研究.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11.
- [37] 王莹，辛斌. 多模态图文语篇的互文性分析——以德国《明镜》周刊的封面语篇为例. 外语教学，2016（6）：7-11.

- [38] 武建国、刘艾静. 国家形象宣传片《角度篇》解说词翻译中的互文性策略研究. 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 2020 (2): 22-25.
- [39] 辛斌. 语篇互文性的语用分析. 外语研究, 2000 (3): 14-16.
- [40] 徐燕, 冯德正. 新媒体商务话语中的多模态体裁互文: 语域类型学视角. 外语教学, 2020 (3): 23-28.
- [41] 张春燕. 新媒体语篇的多模态互文性分析——以一则网络配音视频为例. 外国语文研究, 2015 (4): 23-30.
- [42] 张德禄, 穆志刚. 多模态功能文体学理论框架探索. 外语教学, 2012 (3): 1-6.
- [43] 张德禄. 多模态话语分析综合理论框架. 中国外语, 2009 (1): 24-30.
- [44] 张立新. 互文性与隐喻——中美外交话语隐喻互文性比较研究. 语文学刊, 2017 (2): 34-38.